

施耐庵《水浒传》

● 黄俶成 /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及時雨單賣狀

做花堂



施耐庵《水滸》

● 黃俶成 / 著

江蘇省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施耐庵与《水浒》/黄俦成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ISBN 7-208-03608-X

I.施... II.黄... III.①施耐庵-文学评论②《水
浒》评论 IV.I207.4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7795 号

责任编辑 唐燕能

封面装帧 傅惟本

施耐庵与《水浒》

黄俦成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天马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75 插页 2 字数 267,000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208-03608-X/K·861

定价 18.00 元

金縷曲題黃倣成教授新著施耐庵與水滸

水滸光華燭。是長篇章回小說。開宗唯一。海盜
汚名出官府。施商請言先德。六百載白駒隱迹。
昭穆崇祠傳世系。更三銘累代留芳澤。循一脈
群疑釋。黃君探索崇求實。憶當年新塚同訪。
耐庵墓碣。學術論文相濡沫。岐見終成共誠。又十
稔。筆耕不息。寫就彥端行藏稿。乃鄉邦金縷添
鴻帙。余有幸承先觀。喻蘅

庚辰七月初
午後旦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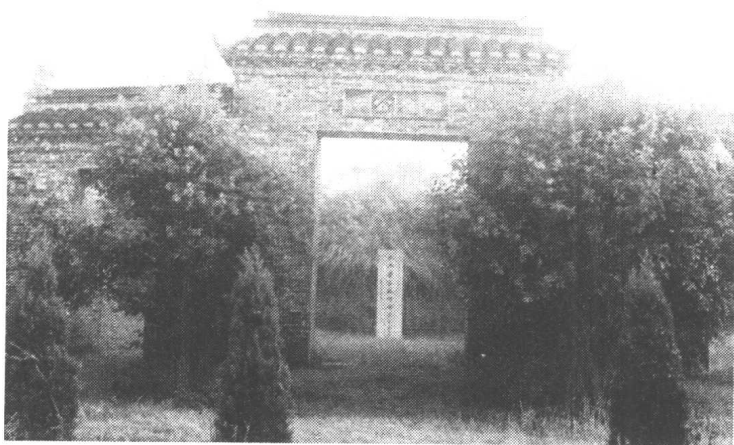
施耐庵像(范曾画)

重修施耐庵墓記
 施耐庵墓始建于明初興
 化縣抗日民主政府于一
 九四三年重修中華人民
 共和國成立后墓列为江
 蘇省一級文物保护單位
 一九八二年省人民政
 府撥款重修墓高以誌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趙樸初

赵朴初居士题字(石刻存
 兴化市施耐庵陵园)



陈立夫先生题字(原迹存
 大丰市施耐庵纪念馆)



兴化施耐庵陵园

施耐庵陵园门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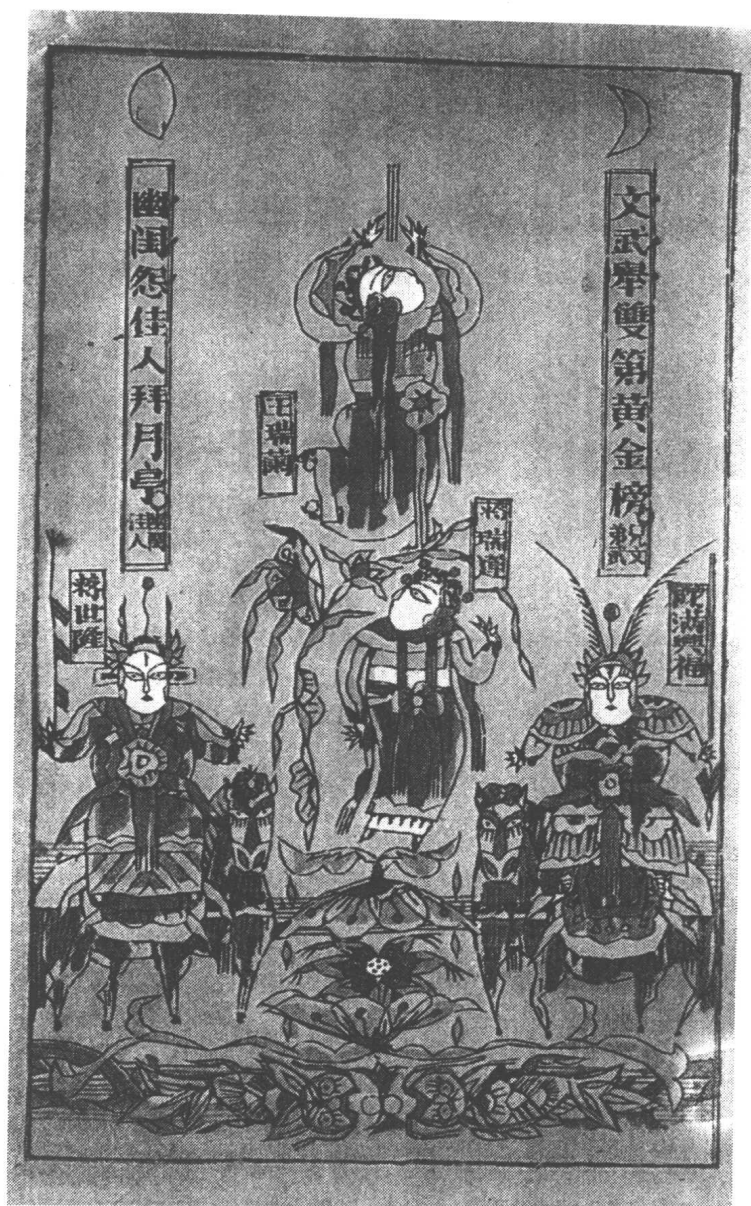




施耐庵墓



施耐庵之子施让之
“地照”



施耐庵戏文《幽闺记》（或名《拜月亭》）演出广告



元杂剧《梁山泊黑旋风负荆》正名之图（据明万历四十四年雕虫馆原刻《元曲选》本）

石秀道：「這村裏姓祝的最多，惟有我這鍾離住戶，往此石秀道：家賜酒飯已
 都吃了，即當厚報正說之間，只聽得外面外關石秀聽得道：拿了一個酒
 作石秀吃了一驚，跟那老人出來，看時，只見七八十個軍人，背綁着一個
 人，過來石秀看時，却是楊林石秀看了，只暗地地叫苦，假問老人道：「這不
 見了的是甚麼人？為甚事綁了他？」那老人道：「你不見說他是宋江那里來
 楊林的細作石秀又問道：「怎地吃他拿了？」那老人說道：「這廝也好大膽，獨自
 一個來做細作，打扮做個解脫法師，闖入村裏來，却又不認這路，只探大路
 走了，左來右去，只是走死路，又不曉的白楊樹轉灣抹角的消息，人見他
 不得，弄了那報與庄上大人，因此吃拿，有人認得他從來是賊，叫做
 楊林，說言未了，只聽得前面喝道：「說甚話？」莊上三官人巡綽過來，石秀
 趕在後面，裏水時，看見前面擁着二十對纓絡，後面四五個人騎戰馬，前面
 旗幟中間擁着一個年少的壯士，騎一匹雪白馬上，金符披掛了，手裏

現存最早的《水浒》版本——《京本忠义传》残页（约刻于明嘉靖或其以前）

忠義水滸傳卷之十一

施耐庵集撰

羅貫中纂修

第五十一回

插翅虎打白秀英 美髯公悟失小衙內

詩曰

龍虎山中走煞星

英雄豪傑起多方

魁罡飛入山東界

挺挺黃金架海梁

幼讀經書明禮義

長為吏道志軒昂

名揚四海稱時雨

歲歲朝陽集鳳凰

明嘉靖年間刻本《忠義水滸傳》正文

序 一

长篇章回小说《水浒传》不仅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有着极为广泛的影响。历来认为《水浒传》取材于宋末宋江起义事件,但也有学者持不同见解。宋江起义发生在宋徽宗宣和年间,《宋史》中“徽宗本纪”、“张叔夜传”和“侯蒙传”均曾提及,但语焉不详,所记宋江结局也不尽相同,如“徽宗本纪”、“张叔夜传”皆云宋江为张叔夜“招降”,而“侯蒙传”则谓侯蒙建议“赦(宋)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在南宋私人著述中也有不同记载,如王偁《东都事略》记其降,李惠《皇宋十朝纲要》记其降后征方腊,洪迈《夷坚志乙志》则云降后被害。但不论历史记载如何不同,这一事件却很快在文艺创作中得到反映。宋末罗烨《醉翁谈录》所记当时说书题目中即有“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水浒故事。南宋末年画院待诏杭州人李嵩曾为之作画,但未见流传。理宗朝两淮制置司官龚开为宋江等三十六人作有画赞(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宋元之际,还产生“近讲史而非口谈,似小说而无捏合”(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拟话本《大宋宣和遗事》。及至元代,据《录鬼簿》、《续录鬼簿》、《太和正音谱》等书著录,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杂剧多达三十种左右,现存者亦有五、六种,即《李逵负荆》、《双献功》、《燕青博鱼》、《还牢末》、《三虎下山》、《黄花峪》等。这一历史事件经过官方记载、民间传说、多种文艺形式的谱写,在社会上长期流传,产生了极其广泛、深远的影响,迨至元末明初,乃有章回小说《水浒传》的产生。

如同宋江结局有多种记载一样,关于《水浒传》作者也说法不一,有云罗贯中作(王圻《稗史汇编》、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有记施耐庵作(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亦有记载说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高儒《百川书志》),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嘉靖郭本《忠义水浒传》);金圣叹《删定水浒传》中更说施作罗续。近世有学人认为施、罗不过是《水浒传》作者之托名;更有学人认为该书为集体创作,非一人一时所可成书者。

不过,尽管谁作《水浒传》有多种说法,目前学界大都认为是施耐庵所作。当然,这一问题还是可以继续探讨的,这并不妨碍对施耐庵与《水浒传》的关系作深入的研究。如同对于宋江起义结局、《水浒传》作者等问题有不同记载一样,对于施耐庵生平同样也有多种说法,既往有的著述以为施耐庵即作《拜月亭》的施惠(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宝敦楼藏《传奇汇考标目》、吴梅《顾曲麈谈》),对此说法,尽管鲁迅当年并不之信,但当代有的学者以为此说也不为无据。建国后又陆续发现《施让地照》、《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施氏长门谱》,这些资料可以说明兴化施廷佐曾祖名施彦端,而施彦端是否即为施耐庵,也言人人殊,尚难以取得共识。

如同作者为谁何一样复杂,《水浒传》版本也十分纷繁,有一百回本、一百十五回本、一百十回本、一百二十回本、一百二十四回本,还有金圣叹删节的七十回本等;其中又有繁本、简本之分。何者先出,何者后见,也是说法不一,目前尚难以做出定论。

总之,《水浒传》虽然是我国小说史上的杰作,但由于其存在的问题颇多,学界又难于得出一致的意见,研究的难度是相当大的。黄君做成不畏艰难,毅然从事《水浒》研究,多年钻研,锲而不舍,不断有成果面世,今又以《施耐庵与〈水浒〉》一书奉献于世,可喜可贺。

该书依据大量资料和实地考察所获,勾画出水浒故事流传、演变以及小说《水浒传》产生的轮廓,沿着宋江、施耐庵的足迹,扫描了施耐庵创作《水浒传》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不仅如此,黄君还从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中来考察,大凡话本、笔记、杂剧、南戏中有关水浒资料都在他探讨之列,不仅深入研究了《水浒传》产生之前各种文艺体裁的水浒故事如何滋养了小说《水浒传》,而且还考察了《水浒传》成书以后,在小说、戏曲、音乐、绘画乃至工艺等领域中绵延不绝的影响,视野极其开阔。当然,无论是《水浒传》还是施耐庵,学术界尚存着种种不同的认识,黄君此书所提出的某些见解,不一定能得到大家一致赞同。但此书的问世对于学者深入研究施耐庵、对于广大读者了解《水浒》,无疑是有益的,黄君的贡献是值得嘉许的。

黄君做成早年出自名师门下,后又得曲学大师任中敏指点,并虚心

向海内外学者请益,绩学有素。江苏明清小说研究会的学术活动,黄君十分热心参与,对学会工作支持良多,近日新著问世,嘱我为序,乃述其颠末如上。

二〇〇〇年盛夏于清凉山下。

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会会长 陈美林
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

序 二

论小说对社会的影响，旧有“男不读《水浒》，女不读《红楼》”之说。不准读，正是由于它影响太大。故此语虽出于保守的势力与心态，实则反而证明了《水浒》在社会上的影响力。

而论影响，《红楼梦》其实是不能与《水浒传》相比的。因为《红楼梦》毕竟写成流通甚晚。影响中国社会的时间少了几百年。且《红楼梦》续书虽多，均不精彩，《水浒传》则大开侠义文学传统。不仅有《后水浒传》《荡寇志》等续书，更有无数写山泽樵夫事迹之绿林帮会侠武技击小说，衍其绪余，蔚为侠义文学之巨观，迄今未已。可以说，现在的武侠文学仍与《水浒传》有复杂的关系，而现今世情爱情小说跟《红楼梦》的关系就疏远得多了。再者，《水浒传》对社会的影响不只是帮派黑社会盗匪造反者受其诲教，正常社会也推崇它所提倡的义气，以及反抗贪官污吏的价值观。我们在读中学时教育部国立编译馆所编课文中就选有《武松打虎》、《林冲夜奔》等段落，显然对《水浒传》所塑造的英雄人格，中国人的社会基本上都是认同的。相对来说，贾宝玉这样的多情公子、混世魔王，评价就分歧极大。中国人社会中某些阶层某些年龄层可能对之颇为欣赏，但他终究不是我们社会上对一个男子的人格期待。从这几方面看《水浒传》比《红楼梦》影响更为深远，应非妄言。

但《水浒》与《红楼》一样，都存在作者难明、版本难考的境况。这本书到底是不是施耐庵所作，到底有几回，目前尚众说纷纭中；对施耐庵（或其他哪位作者）到底为何写此大书之题旨宗趣，那就更难于考索了。

本书作者黄倬成先生对于这些问题的基本看法是：（1）《水浒传》为施耐庵所作。（2）施耐庵之前，也有若干水浒故事、水浒戏流传，施耐庵将之整理消化，撰成《江湖豪客传》，也就是后来的《水浒传》。（3）《水浒传》以宋江等人聚啸梁山之事为叙述主体，但也有抗金义军张荣等人的影子。（4）施耐庵之所以写此故事，除了他生长兴化，习见水泊阳山之景，熟知张荣等义军事迹，又久居杭州，书会生涯与仕途遭履，又使之惯

见水浒故事、水浒戏曲之外，尚与元末所谓“农民大起义”有关。张士诚起事及其部将诸事，大约也对施耐庵的创作有些影响。

作者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耗时近二十年。追踪调查，锲而不舍，其精神是令人佩服的。我拜读其稿，感其勤恳，亦愿略赘数语。

施耐庵究竟何许人也，旧日是个谜团，对于传统上，施耐庵作《水浒传》之说产生怀疑，原先即由此而来。一九五二年公布《施氏族谱》、一九六二年发现施让地照砖，一九八二年发现施廷佐墓志铭，问题本应可藉之澄清，但因种种因素，在《水浒》研究界，对此仍无共识。就像在《红楼梦》研究中，近年所出各项曹雪芹文物，多有伪造之嫌，施耐庵文物亦有伪造处，故研究者多持谨慎。黄倬成先生则在这个部分用力最多，考辨也最清晰，可以令我们相信文物非伪，施耐庵这个家族确实世居兴化，甚至施耐庵也葬在兴化。

不过历来关于《水浒传》作者之争，并不如此单纯，它牵涉到许多其他问题。一是作者谈到的版本问题。据今存《水浒》的版本考证，确如马幼垣先生所说，明乾嘉靖以前并无《水浒》刊本。若《水浒》刊本即成于明代嘉靖以后，元末明初的施耐庵当然不可能写作这部书。黄倬成先生认为许多明朝文献都记载过施氏作《水浒》之事，故不能以目前未见嘉靖以前刊本即否定其作者。这话当然有道理。但传说某书为某人作，而后世辨伪，把创作时间拉下了几百年的例子，起码《伪书通考》中便有数百例，故话虽有道理，不相信的人也依然大有不相信的理由。

不相信的另一个原因，是《水浒》版本状况复杂。有繁本，有简本，有繁简合并本，繁本且无征田虎、征王庆两段。因此有些人主张简本在前，有些人认为繁本较早，有的则说繁简为平行独立发展的两个系统，或者觉得今存繁本之前更有另一繁本，或繁简交织扩充而成。这些复杂的状况，使人不敢轻易相信《水浒传》是一人一时所作。因为同一情节，例如征方腊，繁本与简本也不相同；书中前后观点、立场、叙述又均有不尽相同之处。黄倬成先生相信施耐庵作书，对此版本问题也有解释，但在这方面显然他还会碰到强硬的论敌。

《水浒》作者之争，涉及的另一问题，是这本小说与宋金战争的关联。传统的说法，认为此书是根据北宋宣和年间淮南盗宋江及其弟兄之事迹